

# 河流仍在流淌

——记著名诗人李瑛先生

■ 霍俊明

28日凌晨遽然离开了我们……

4月1日中午,我来到李瑛家中的灵堂。鲜花中是用李瑛诗集名字集成的挽联:

冲过硝烟,红花满山,在燃烧的战场,和平是一棵树;

追梦逝水,山草青青,打开临海的窗,生命是一片叶。

4月3日10点多,当我和几个丰满同乡从八宝山殡仪馆兰厅向李瑛先生遗体告别出来后,迎面看到几株正盛开的玉兰和海棠。我把它们看作一种不灭的诗歌灵魂的永生绽放。

对于像李瑛这样终生写作并出版了60多部诗文集的诗人而言,总体上评价和梳理其诗歌无疑有着相当的难度。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和平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代,李瑛都通过诗歌进行了有效命名和深层发现,以标志性的文本建立起了一个时代的语言纪念碑。

李瑛是一个起点很高的诗人。李瑛的诗歌写作体现了诗歌传统(含外国现代诗传统和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与时代现实的对接和融合。尽管李瑛的诗歌也受到了外国诗歌的影响,但是李瑛意识到必须注意汉语自身的特点和现代汉语诗歌自身的传统。这一定程度上与李瑛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与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杨振声、冯至、俞平伯、朱光潜、废名、常风等作家的交往和受他们的文学思想影响有关。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李瑛评价穆旦的诗歌时就强调外国诗歌和哲学在带给诗人好处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穆旦诗的句子有的则嫌冗长,读起来觉得累赘,破坏了诗的境界,尤其是节拍的美,而且有的句子为了要表现他的象征的意识,为了容纳他所征引的抽象的理论,所以在词藻上,显得还生涩牵强”(李瑛《读〈穆旦诗集〉》)。

在新诗史叙述和研究中,李瑛往往作为“战士诗人”“军旅诗人”被广为谈论的,这甚至成为诗人和研究者们对李瑛诗歌写作的刻板印象。而综合考量李瑛七十多年的诗歌写作道路尤其是新时期以降的诗歌写作,我们会发现李瑛的诗歌是极其繁复和多向度的。我们不仅发现了一个生命个体通过诗歌话语方式所展现出的精神成长和灵魂魄力,而且也发现了历史、现实以及

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所呈现的波澜壮阔的诗意河流。

对李瑛新时期以降的诗歌写作,我想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其诗歌写作在题材、情感、哲思和艺术上不断尝试拓展的可能性和努力。这正如一棵结满了各种“可能”的树呈现出繁复的诗意空间;二是随着诗人身份和时代语境的转换,李瑛诗歌沉思的质素不断加深,诗歌视阈也不断拓展。他在深夜仰望星空、舒展个人历史化想象力的同时将诗思延展和扎根到现实的大地深处,不断在自然的地理中探询历史、文化和生命自身的奥义和谱系。在一个空前繁复的时代,李瑛非常可贵地认识到诗人的感情、经验和想象以及诗歌的艺术都同样是繁复的,而不能用二元对立的观点做庸俗化的道德判断,“我们的生命,已然跃进一个繁复的时代,我们需要有个繁复的情思与表现,真正的诗已经突破传统的酬唱,用它新的形式去感觉、体会它所需要的和人生一致的真理,尽管它是什么派别也好,主义也好,在它所有的要求之中,只要是浪子式的挥霍,只要认清崇高的人性艺术的良心,而不阻碍艺术的茁长,多方面的尝试是好的,多方面的进取与创造是辛苦的,然而也是快乐的”(李瑛《读郑敏的诗》)。

李瑛的诗歌尤其是新时期以降的诗歌写作真正体现了诗人的角色——创造者。当与李瑛同时代的诗人纷纷搁笔或者诗歌写作早已定型的时候,李瑛却在不断的道路上跋涉和探索。他像地质勘探者一样不断地发现与创造,不断揭示为人们所忽视的生动的细节和富有象征性的场景。李瑛的诗歌就如在荒漠的大风中撒播的野豆荚,它们在粗粝的风沙和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成为最具韧性的风景和精神生命的象征。他的诗歌真正做到了“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家,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愿景献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在新时期以降的诗歌写作中,李瑛诗歌沉思的质素愈益明显,他在将视野投注到繁复的城市现代性景观和生存现场的同时也不断回溯到历史和时间的深处。李瑛清醒地认识到在飞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诗人更需要提升“望乡”的高度和难度。李瑛在细腻观察、真切感受、频繁发现、强烈的问题意识

和艺术自律的诗意抒写中,既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也凸现了主体观照和命运底色。

随着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类的经验越来越复杂,现实对诗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人工智能炸裂的时刻,它们似乎在更改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秩序、写作法则、文学伦理以及评价尺度,而当科幻作家们纷纷对此做出回应的时候诗人却集体缺席了。而当我读到《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的时候,这种观感被打破了。这首诗就是李瑛先生的新作《机器人》,他通过诗人的智性思辨完成对机器人人工智能时代的期待和忧虑——“是男是女并不重要/肌肉透不透明,有没有个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它们的一呼一吸之间/体温是冰凉的或是温润的/它们有记忆和理想么/它们懂得爱么/它们计较自己的身份/是尊贵的或卑微的么/它们热衷于欺骗、嫉妒和杀人么/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强劲跳动的心脏/装着一颗美的灵魂/健康的思想/纯洁的泪和血/那是明天建设新世界的重要元素/朋友,准备好/一个可怕的机器人的时代/正在来临/一个可爱的机器人的时代/正在来临”。

当肉体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会凝神和沉思于一个永恒的时间命题,即诗歌承担了布罗茨基所说的“人类记忆”的重要功能。诗人很容易成为流星,璀璨一时而瞬间消隐,而从诗歌的活力、有效性和创造力来说诗人是很难进行持续写作的,往往难以为继。而李瑛却是当代中国诗坛极其罕见的终生写作者,从他16岁写下第一首诗到2019年,整整77年的光阴他都未曾停止过诗歌写作。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他青年时代的诗歌,还是军旅生涯的诗作,还是晚年的写作,在不同时期都贡献出了思想意蕴深厚、艺术内涵丰赡的代表作。

诗人的河流仍在流淌,这一切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祖国”和“母语”的回声,“你可听见我的声音/我的透明的清澈的音符、语言、色彩和光线/在寂静的空间深处/向前奔涌/没有一分钟停止/把世界抛在后面”(李瑛《我像河流》)。

他几乎是一生都在挑战诗歌写作的极限,而最终他是胜利者。他最终赢得的是永恒的时间和永恒的读者。

时间久了,父亲也渐渐不再提及此事。当我真正写信告诉他自已处了对象时,他除了开心之外,别无其它。结婚亦然,父亲只管快乐地忙前忙后。也许盼儿成家这桩心愿在父亲心里搁得太久,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他便用忙碌来品味这份幸福吧。

那年三月,我要回湖南工作了。临走收拾行李,忽然发现,父亲写给我的信积在一起已经厚厚一叠。再次翻阅这些信,心中感动升腾,尽管相隔千里,一路走来,父亲的爱一直伴我左右。离家更近了,而且在省城安了家,父亲着实高兴了一段时间。方便时,我也会回农村老家看看。偶尔,父亲也会应了我的要求,来长沙小住。信件由此慢慢淡出了我和父亲的生活。后来,随着工作、生活日益繁忙,回老家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有时过年过节回家点个卯,板凳还没坐热就起身走了,很少能陪父亲喝茶、聊聊天,今天想来仍感到十分愧疚。

父亲去世后,我很久不能释怀,想他的时候,我就翻出他写给我的那些信,仿佛还能听到父亲在耳边叮咛。后来的一次搬家,这些信件不慎丢失,找了很久最终未果。我顿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好长时间心神不宁。庆幸的是年底回家,母亲拿给我一叠信,那是她收拾父亲遗物时发现的。原来,我写给父亲的每一封信,父亲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又拿橡皮筋捆了起来。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珍藏着,每次看看自己曾经写给父亲的信,闭上眼睛,脑海就浮现出父亲认真回信的样子,来信的内容自然历历在目,不禁潸然泪下。

尽管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走进我的梦乡,他的谆谆教诲时常回响在我的耳畔。在这个寒意犹存的雨夜里,我愈加思念父亲。父爱悄无声息地陪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如一坛老酒存放在岁月中,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越来越浓,愈来愈香。

父亲,您在那边还好吗?



## 融入瀚海的水滴

■ 邢国庆

黄武星

岳小琳

数年前,尘土飞扬的野训场上,旅长亲自考起了刚刚送学归队的下士吴涛。

50道题,对答如流,旅长频频点头。“最后一步,设备接电。报告首长,回答完毕!”吴涛把军姿拔得笔直,几乎是胸腔里把这句话吼了出来……

全场鸦雀无声。旅长宣布:“年终发射专业考核第一名——吴涛!”

全场掌声雷动。吴涛会心一笑,又忽然感觉眼角有湿湿的液体,就像融入瀚海的水滴。

二

节假日里,不少人想加吴涛的微信,在他们看来,这位能够得到全旅认可的“技术大拿”,必定会有一些“成功秘籍”。加个微信讨教一二,业余时间看看他的“朋友圈”,也算是为进步走个捷径。

而吴涛一句话让人大跌眼镜:“我连微信号都没有,哪里来的‘朋友圈’!”

这一点也不奇怪。某型号设备系统需要密钥卡作为上机依据,吴涛一个月刷坏十几张,按他的话说:“有时我也想玩玩手机,可每次打开手机不到5分钟,就又开始想设备了。”

“虽然不玩微信,但有时候,我还是会看一些视频——导弹发射的震撼场面,啥时候想起来,都热血沸腾!”看看,话没说三句,又聊到导弹上了。

“我在部队已经干了13年,大大小小任务都参加过,只要是发射任务,我百分百到场检查,尤其是那发射按钮——别人当个兵几年都不一定能摸上一次,我按那个,真跟你们按遥控器似的!”一说到导弹,吴涛立刻兴奋起来。吴涛把手用力一按:“就这一下——轰!我这么说你明白吧?这可比打游戏刷‘朋友圈’有意思多了!”

三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睡到一半的吴涛醒来,他要再去检查一遍发射车,哪怕是今晚技术员已信誓旦旦地保证:“老吴,你放心,没问题!”

什么叫“你放心”,怎么才算“没问题”?这两句话已成为吴涛心中的痛……

那次装备初次列装,旅里邀请厂方专家来指导,吴涛作为“技术大拿”,直接被“点将”参与。

按吴涛的习惯,每晚睡觉前,务必去听发射车“汇报思想”——将各项数据、各种电缆按钮细细过一遍。唯独这一天,这位老班长开了“小差”。

他的帮手、技术员路光明看到每天吴涛早出晚归,日渐消瘦,十分心疼。那天,他向老班长报告,自己已去检测了一遍:“吴班长,你放心,没问题!”

对新同志信任,加之要与厂家共同编写该型号导弹车教材,吴涛那晚没有去听他的“宝贝疙瘩”“汇报思想”。

但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发射程序进入倒计时的那一刻,指挥控制舱内的电脑突然黑屏死机!

所有人都惊呆了,急得吴涛一鞭子把旱得裂口的大地踩了个坑。人群里的新手技术员更是脸色煞白,冷汗直冒。还未等到场负责人问完“设备的技术员呢”这一句,吴涛便冲了进去:“我来!”

专家怎么能不认识这位如牛皮糖一样粘人的小伙子,你看他白天晚上端茶送水,热情周到,但是一缠起人来,甩他比戒烟都难。由此,那时专家们得出结论:“戒烟易,拒吴涛何难。”

接下来的排障过程虽然索然无味,但却人人刻骨铭心。某易损元器件过度使用烧坏,被吴涛发现并一手解决,专家赞叹之余,一句“小伙子摸装备性能摸得这么透,看来没少参加过大项任务”顺口而出。

“那是!我参加过的大项任务多了去了!”吴涛一抖帽子,脸上洋溢着自豪。

回到战士们中间的吴涛,安慰地拍了拍技术员路光明的后背。

四

“成功了!导弹发射成功了!”在掩体的最高处,吴涛望着还未散去的硝烟,手像机械般不住地重复着刚才按按钮的动作,嘴里念念有词。

“三、二、一,点火!”随着“火”字脱口而出,吴涛坚毅的面庞上似有泪珠滚落……

这像是融入瀚海的水滴。它把士兵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烟雨江南(中国画)

虞曼子作



长征

第4491期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你可听见我的声音  
我的透明的清澈的音符、语言、色彩和光线

在寂静的空间深处  
向前奔涌  
没有一分钟停止  
把世界抛在后面

——李瑛《我像河流》

我熟悉李瑛先生的诗歌,我热爱他纯真、朴素和良善的为人,还有一种更深层的缘由是别人所没有的,我们是同乡,同喝过还乡河的水。如今先生远游,多么希望他能再次回到故乡的河流,回到故乡的平原,回到故乡的腰带山……

现代汉语诗歌的评价尺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系统,必然涉及美学、现实、历史和文学史标准。质言之,只有当我们回到诗歌的内部构造、写作实践以及写作者更为繁复的精神面影、现实经验,才能够尽可能客观地给出评价和厘定。以这些综合标准衡量,李瑛无疑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是能够穿越此刻而抵达未来读者的大诗人。肉体必会消殒,但是思想、精神和诗心却会永生。

还是让我们继续拨转时光的指针,驻足和叩访曾经鲜活、葳蕤的时刻。

2019年1月11日上午9点半,我和河北丰满来的文朋诗友来到位于安德里北街的李瑛先生家探望。那天李瑛先生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看到故乡来人他谈话兴致很高,谈了近一个小时。李瑛还谈起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第三天,他就赶到了灾区参加慰问。路都没了,铁轨拧成了麻花状,只有一片片废墟,以前自己住的地方都没了。李瑛说,后来还曾去过曹妃甸和南湖公园,感觉变化太大了,故乡太美了。而说起当下的军旅诗歌以及诗歌活动,李瑛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当下的各种评奖太多了,标准不一会使诗歌生态发生紊乱。他强调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应该是哲学家、思想家以及美学家。言犹在耳,没想到李瑛先生在3月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白桦林的素颜

王贺文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白桦林  
从不化妆  
踩着风的节拍 把素颜舞动  
一点也不难为情  
就觉得自己并不难看  
白色身躯 绿色头发  
风里雨里 守着草原  
一直认为化妆是一种累赘  
就让草原化妆吧  
让大草原繁花点点 让蝴蝶  
为所有的花都涂上红色和黄色  
让河流替草原束上腰带  
让云雀成为发夹 白云飘来  
你踮起脚尖 与它手牵手  
把点头致意留在白绿之间  
你让白云告诉草原  
白桦林从不化妆 永远为淡雅接受  
为白色繁衍 为绿色奉献

### 飞翔

王峰

在天和地之间 你是彩虹  
是流线 是承载欢乐的云片  
在大海和江河之间 你是水鸟  
是海燕 是远航者的桅杆  
在你我之间 你是根茎  
是飞行的船 是我们自由的盘旋  
在遥远的未来 你是理想  
是曾经的从前  
你是祖国的蔚蓝  
我是这片土地忠诚的儿子  
为了你江河的流淌  
为了村庄平静的炊烟  
我的银鹰 随时驱阻寇伺的狼烟

## 父亲的信

■ 杨 涌

又梦到了父亲,他脸上依然挂着那慈祥的微笑,缓缓向我走来……从梦中醒来,早已泪满腮边,只闻窗外渐渐沥沥下着小雨。再也无法入眠,我披衣走到书桌前,拧亮台灯,从抽屉里捧出那叠厚厚的书信。近百封我写给父亲的信,串起了我的军旅人生。

父亲读过私塾,知书达理。在乡下是个文化人。大家对父亲都很敬重,乡亲们那一声声“杨会计”是他一生中最中意的称谓。我是父亲的幺儿,父亲对我最偏爱,我受父亲影响也最大。从穿上军装的那天起,父亲就在那一封封书信里传递着他的牵挂、叮嘱与期盼。

那年冬天,高中毕业的我要去当兵了。新兵出发时,登车回望,父亲那双大手在凛冽的寒风中挥动,我分明看到父亲的眼里溢满了泪花。怀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与决心,我坐着绿皮火车到了遥远的广西边陲,从此远离了家乡和亲人,从此与父亲相隔两地,唯有书信相陪。

初到部队,一切都是新的,多少有些不适应,思家的情绪经常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那时的我,最盼望的就是收到家里的来信,最开心的就是给家里回信。从此,父亲那熟悉的字迹开始陪伴我的军旅历程。我清晰地记得,他在第一封信中就教育我:“部队是所大学校,是个大熔炉,任何时候要服从组织和领导安排,珍惜锻炼机会……”“家中一切安好,不必牵挂分心。”信中多是语重心长的教诲以及父亲对人对事的见解与道理。他很用心回我每一封信,字里行间浸透着良苦用心。

从踏进军营大门的那一刻起,我

从没停止过努力,先后当上班长,立了功,入了党。当兵第三年,我写信告诉家里我想考军校。父亲十分支持,不仅很快随回信寄来我曾用过的课本书籍,而且每次来信必问学习情况。父亲的信鞭策我笃定目标,去实现自己的“军官梦”。考试揭榜的那天,我既紧张又兴奋。公布结果,考上了!我健步如飞地跑回宿舍,气喘吁吁地提笔给家里写信报喜,希望父亲能够尽快知道这个好消息。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收到来信,知道我如愿考上军校,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接连几天,家中只要来人,父亲就吩咐母亲做一桌好菜,招待大家好好吃几盅。然而,父亲的回信并没有我期望的表扬与肯定,虽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流露着遮掩的喜悦,但父亲仍然按照其一贯的风格讲着道理,希望我站在新的起点上要保持头脑清醒。我常想,也许这就是父亲爱我的方式吧,他时刻不忘为儿女擎起一盏引路明灯。

在军校学习的日子里,好静的我,周末或节假日除了读书就是反复翻看父亲的一封信封来信,以致父亲在信中教给我的道理,今天仍然牢记心头,如“任何时候立场都要坚定,多干实事少论是非,心中记规矩办事有分寸……”我想这就是父亲留给我最大的财富,让我受用一生。

我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父亲的来信渐渐又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婚姻大事。在儿女感情上,父亲很开明,知道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但他还是忍不住一次次旁敲侧击地提及。“事业未成,何以成家”,那时的我也一次次地在信中宣示着自己的恋爱观。

